

田原

文集

4

田原文集

第四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285,000 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平)6(精)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82 定价：(平) 2.10元
(精) 3.20元

第四卷说明

本卷编入田汉同志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十个、歌剧剧本一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三篇。

《暗转》(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五年初，一月由上海舞台协会首演，同年五月收入普通书店《回春之曲》剧本集。

《梦归》(独幕歌剧)写于一九三五年秋，发表于同年十月二十八至三十日苏州《吴县日报》。

《洪水》(一幕两场话剧)以黄河洪水为题材，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同月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时为三幕剧，连载于同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南京《新民报》，一九三六年八月改为一幕两场，一九三七年三月收入北新书局《黎明之前》剧本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械斗》(两幕话剧)与马彦祥同志合作，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月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文艺月刊》八卷一期。

《黎明之前》(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月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一九三七年收入《黎明之前》剧

本集。

《号角》(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于同月二十一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收入上海杂志公司《大众剧选(一)》。

《初雪之夜》(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九三七年收入《黎明之前》剧本集。

《晚会》(独幕话剧)与阳翰笙同志合作,写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起连载于南京《新民报》,一九三七年收入《黎明之前》剧本集。

《复活》(六幕话剧),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四月,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晨报》发表一部分,一九三五年冬开始改写,一九三六年一月又连载于南京《新民报》,四月完成,即由中国舞台协会首演于南京,一九四〇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单行本,一九五七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后一单行本编入本卷。

《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二日由上海狮吼剧团首演于南京,一九三七年收入《黎明之前》剧本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女记者》(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于十月《电影·戏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七年收入潮峰出版社《最佳剧选》,据此剧选所载本编入本卷。

目 录

暗 转	1
梦 归	17
洪 水	33
械 斗	91
黎明之前	125
号 角	153
初雪之夜	167
晚 会	189
复 活	239
阿比西尼亚的母亲	399
女记者	415

附 录

《黎明之前》自序	451
我为什么改编《复活》	453
《复活》后记	456

暗 转

(独 幕 话 剧)

人 物 阮碧云
大花脸
小花脸
客人 A、B
小 孩
老 板
催场的
跟 包
演员 A
管场的

时 代 一九三五年

地 点 上海京戏场后台戏房一角

演员 A (引两客人带一小孩进来。对小拴子说)喂，有客人来找阮小姐。

跟 包 哦，请坐一回儿。

客人 A 小姐呢？

跟 包 一回儿就要下了。

客人 B 怎么她的戏这样的多。

跟 包 (叹着说)本来早该回去了，因为徐素芬老板没有

来。她得等着他。

客人 A 唔，戏班里大角儿真会这样欺负人。

客人 B 不是说徐小姐也抽上了这个了吗？（做手势）

客人 A 可不是。

客人 B 那么小小年纪，就抽这个，这一辈子得怎么完，是不是每一个唱戏的都得来这个呢？

跟 包 倒也不一定，于今后台不抽的也多了。不过陈大小姐情形又不同。虽说她的来头很大，可是一来她身体不够好，戏太多吃不消，二来她的老太太是来这个的，所以也劝她小姐吃。

客人 B 这又不是好东西干么要劝她小姐吃呢？

跟 包 是啊。不过她老太太不想她离开她老人家，天然，一个人吃上了这个就不要到外面去活动了。

客人 B 原来是有这样的作用的。

客人 A 这也跟我们老太爷劝我们多看梅兰芳一个样哩。

客人 B 哈哈——不过碧云还这样受人家欺负，我们还得多多地帮助她才成。

跟 包 对哪，你们几位先生得多多地捧她。

客人 A 不过我看在旧戏界混怎样也不会有出路的，这里面的习气太深了。也象整个中国一样，单靠枝枝节节的改良是不成的，非得彻底改造过。我看电影究竟是一种新兴的艺术，还不如劝她去干电影的好。

客人 B 你回头问问她。不过我看中国的电影圈不会比别的什么圈光明多少，还不是漆黑一团。

客人 A 不过因为她年纪还轻，究竟比别圈好办一点。何况所谓光明黑暗也不能丢开我们的主观努力来说的，无论怎样黑暗的客观环境都可以把它变成光明的。

客人 B 噢，你刚才不是说旧戏没有法子改革吗？

客人 A 不，我只说旧戏得有一个彻底的改造，单靠枝枝节节的改良是不成的。就象小潘一样，你可不能不说他勇敢，目前象他那样的爱国者就难找，可是打倒一两个奸商有什么用呢？

跟 包 (划洋火敬烟)这儿小得很，没有好好的招待。

客人 B (脱大衣)不要客气，小自小，可暖得很哩。

客人 A 对哪，到这儿来避避寒倒不坏。

客人 B 你也脱掉吧，免得一回儿到外面去伤了风。

客人 A 不必，我就要走的。

跟 包 黄先生，多坐一回儿，小姐就要下的。

客人 A 老太太来了没有？

跟 包 老太太今天带了几位女朋友在前台看戏。

客人 A 好，那我也多坐一回儿吧。

客人 B 怎么，你不大欢喜她的老太太吗？

客人 A 她的老太太别的没有什么不好。

客人 B 就是管女儿管得太厉害了吗？

客人 A 不，倒不是管得太厉害了，是吃得太厉害了，你知道碧云同小潘是从小就很要好的，可是照例的她老太太不肯。她知道失掉了碧云犹如失掉了一棵摇钱树，所以她也同徐素芬的娘一样不让她离开她的，

她老是管住她不许和小潘来往，所以小潘入了监狱，碧云固然是悲痛得很，她的这位老太太却是非常高兴的。她就好象要吃她一辈子。

客人 B 这也不能全怪她。

客人 A (顾小孩子) 咦，小华，你怎么不响了。你不是嚷着要到后台来玩吗？

客人 B 这孩子给那些红脸儿黑脸儿的吓坏了。

小孩 爸爸，我要回去。

客人 A 好了，就回去了。

跟包 (转来) 阿姊就来了。就来了。

客人 A 阿姊就来了，你听，阿姊不是在唱吗？

〔内唱。(任唱一段好听的)〕

客人 B 碧云的嗓子很不坏，腔也很有味儿。可不知道唱的是些什么？

客人 A (笑说) 所以说现在的老戏是形式胜于内容哪。

客人 B 也不止老戏是这样。……

客人 A 喂，阿二，张德奎张老板现在还在这儿么？

跟包 在这儿，在这儿。

客人 B 朱奎官老板呢？

跟包 也在这儿，可不知道下了没有，我去瞧一瞧。

客人 A 从前我老爱跑后台，老戏界也真有些有趣的人。他们对于国家大事兴趣也很浓，时常后台分成两派争辩得非常激烈……但是现在那些人有的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客人 B 不是说一个唱花旦的到所谓满洲国去做印花局长去了吗？

客人 A 这是可能的。旧戏和封建势力结合得紧紧的。听说那个唱花旦的拜过郑孝胥的门的。

〔一个唱小花脸儿的伸进头来。〕

小花脸 (热情地) 啊呀，黄先生，久违久违了。

客人 A (急起握手) 久违了，久违了。

小花脸 这位是？

客人 A 刘先生。

小花脸 哦，刘先生。(握手)

客人 A 真是好久不见了，张老板这几年好吧。

小花脸 您还不晓得么？唱我们这一行的，再黑也饿不死，再红也吃不饱，就是这么回事。

客人 A 这正象我们写小说的一样。

客人 B 不，写恋爱小说还可以发财，这倒正是象我们写小品文的一样哩。

客人 A 不，现在听说袁中郎和孔二先生一样走运得很，写悠闲的小品文也可以发财的。

大 家 哈哈哈哈哈！

小花脸 怎么不上我那儿坐一坐？

客人 A 好，改天来，这孩子闹着要回去了。

小花脸 怎么您同阮小姐是亲戚？

客人 A 说不上亲戚，有点儿世谊。她有一个寄母，我们很熟。

小花脸 阮小姐真难得，小小年纪，玩意儿又好，又肯用功。

客人 A 还是要你们这些老前辈多多的指教啊。

小花脸 哪儿的话。我们现在是老朽昏庸，怎么能赶得上她们这些新人。

小孩 爸爸，我要回去。

客人 A 瞧，你又嚷要回去了。

小花脸 这是您的小少爷么？就长得这么高大了，将来一定又是一个大文学家。

客人 B 而且又是个大糊涂蛋。

客人 A 古话说得好“难得糊涂”，对不对？

小花脸 对哪，在我们小花脸儿的眼睛里面看起来，别人全是糊涂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聪明人。

客人 B 那我想张老板一定很寂寞吧！

小花脸 那为什么？

客人 B 你想天下全是糊涂蛋，只有自己一个人聪明，那该是多么寂寞啊？

客人 A 这儿就有着小花脸的眼泪啦。不过这年头无论在欧洲美洲，倒还是小花脸顶出风头的时候，张老板一点也不寂寞。

小花脸 哈哈哈哈哈！
〔大花脸匆匆走来。

管场的 张老板！

小花脸 哦！不招扶，我去扮戏去了。（下）

大花脸 怎么，刘先生来了么？

客人 B (急起身出迎之)啊呀,朱老板,辛苦!辛苦!

大花脸 辛苦,辛苦,久违,久违,怎么老不到我们这儿来玩?

客人 B 一向都是穷忙,难来得很。怎么,戏馆的生意好吗?

大花脸 好不了,无论你玩什么花样,顶多卖八成座。

客人 B 现在哪一行生意都是一样——好!我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黄先生。

大花脸 (他跟着进来)哦!黄先生,久仰久仰!

客人 A (起身迎之)朱老板!久仰得很!

小 孩 (哇的哭起来)爸爸!我怕,“噢唔”来了!“噢唔”来了!

客人 A 蠢东西!什么“噢唔”,朱老板啊,朱老板啊!

客人 B 小华!不要怕朱老板啊。

大花脸 这是黄先生的少爷吗?(他躬身去拉他的小手)

小 孩 (哭得更厉害)“噢唔”来了,“噢唔”来了!(他躲到他爸爸的后面死劲拉住他的衣服)

客人 A 蠢东西,躲着干吗?

小 孩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跟 包 小姐下了。

客人 A 瞧!阿姊不是来了吗?

阮碧云 (急进戏房抱起小孩对黄、刘点头,问小孩)小弟弟哭什么?谁欺负你了?

客人 B 小华这孩子真是没用,他看见朱老板害怕,嚷着

“噢唔”来了，“噢唔”来了，就哭起来了。

大花脸 哈哈哈哈哈！

小孩 (哭)我要回去，爸爸我要回去！

阮碧云 小孩自然要怕的，我还有些害怕呢，好，弟弟瞧，我给你打“噢唔”，把“噢唔”赶走就不怕了。(她开玩笑似的打来)打“噢唔”打“噢唔”。

大花脸 哈哈，哈哈！好，两位先生，改天再见，我要上了。(下)

客人 B 改天来看您。

阮碧云 对不起，您等久了吧？

客人 A 不久，不久，刚才我们在这迎面的酒馆赴一个宴会，因为谈起你，就同刘先生来看你的。

阮碧云 是啊！寄母常常谈起您，您干么不常常来指教我呢？我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

客人 A 你知道我很忙。

阮碧云 刘先生您也很忙吗？

客人 B 我！我不大看旧戏的，上几天我远方来的一个朋友，一定要看中国戏，我陪他来看过一次，还是那个戏么？

阮碧云 还是那个戏，不过换了一本了。

客人 A 这个戏怕演了不少的时候了吧？

阮碧云 前后快两年了。

客人 B 这个戏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呢？说它是历史戏吧，一忽儿古装一忽儿又是现代装，一忽儿陆军大操，一忽

儿摩登跳舞。

客人 A 你现在扮的是个什么脚色呢？

阮碧云 一个穷孩子。

客人 B 一个穷孩子怎么穿得这样漂亮呢？

阮碧云 是啊，我也这样想哩，第一次，我上的时候，穿得素净一点，老板可就说话啦，他说：这孩子，这样的行头，怎么好上台呀，那我只好捡漂亮的穿了。下一场还得穿的更漂亮呢！（她坐下来，跟包替她换装）

客人 A 那么怎么能同剧本的意识相合呢？

阮碧云 （笑着）你知道我们老板是只管赚钱不管什么意识的。

客人 A 那么到底能不能赚钱呢？

阮碧云 就是这么说哪，无论怎样叫我们卖野人头，卖大腿，还是不能赚钱。

客人 B 那么照生意眼说也是不成了。

客人 A 这实在是梨园老板们觉悟的时候了。

客人 B 黄先生想劝你加入电影界呢。

阮碧云 那好极了，我早就想到电影界去，就是没有门路。

客人 A 那便当得很。

小孩 爸爸咯，狗狗咯。

〔一条狗走过。〕

客人 A 蠢孩子，狗有什么希奇？

阮碧云 你别瞧这条狗，它赚的钱比我们多哩！